

秦岭深处的天歌

——看话剧《红箭 红箭》有感

□梅小娟

灯光、音乐、台词,将情感注入声音、表情、动作。舞台上变幻莫测的灯光照在演员们的脸上,覆盖着一层柔和的暖色,演员沉浸在自己所扮演的角色里,一幕幕场景的变换,带给观众不一样的年代感和视觉冲击,场上,他们都是彻底的剧中人。他们通过自己的表演将那一段火热的三线建设和鲜为人知的军工大故事搬上了舞台,大量的图片作为背景以及演员们互动的展示,立体化还原了具有特色的“国家利益至上”的军工文化核心价值观。

热爱文学的人,内心都深藏着一个话剧梦,我也不例外。从故事的内容来看,同为军工人的我,感情上有更多共鸣。很荣幸作为观众,欣赏了陕西省首部军工题材话剧《红箭 红箭》这场艺术的盛宴。

剧中的主人翁周大承是地处秦岭深处军工厂的总工程师,承担着“红箭”国家重大工程研制任务。同为军工人的怀孕

妻子,在执行一次试验任务中不幸遇难。这位像巍巍秦岭一样坚强的汉子在处理完妻子的后事之后,将心中的悲恸化为力量,继续投入到型号任务的关键技术攻关之中,专注于科研超越了自我。

巨大背景上的形象线条,完美烘托出剧中角色天人两隔。从幽闭的森林到天堂的亮白,如星际巡航般的军工产品试验结构到突然出现的断壁残垣,从黑暗的深不见底的丛山沟壑到漫天飞舞的花瓣雨,极大拓宽了观众的想象力,带给人视觉上的冲击与震撼。

诱惑出现了。有昔日暗恋的发小频频相邀,有更高物质利益的权衡。此时,理想的生活和现实中所遭遇的种种冲突展现出人物性格的复杂性和多面性。有对理想的坚守和人生意义的追寻;有关键时刻必须顶上去的重大考验,也有对当今世界战争和对和平的思考,话剧掀开军

工工作生活的神秘面纱,真实还原了琐碎的生活日常,以及这种状态下人的各种情绪和精神状态。无论经过怎样的考验,周大承和同事们一次次选择了担当和责任,选择了对祖国的忠诚。

剧中军工人面对重大任务之前的庄严宣誓:领导人的真诚独白,排除故障的紧急关头等情节在我心头引起了情感狂澜,现场几次响起了热烈掌声。掌声中,我热泪盈眶。身处军工单位,生长在秦岭深处的我,也是一名军工工人,“航二代”、周大承就是我身边的同事,那故事就是单位里真实发生的历史,这些小人物就是自己身边的同事、亲人。虽然是自己亲身经历的故事,但上了舞台,内心仍然掀起波澜。那种国家至上,对事业无限忠诚、淡泊名利的执着精神和大爱情怀,对如今的年轻人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很有意义,对现代人物质丰富、思想匮乏、情感困

顿、身心焦虑、道德危机、信仰缺失的精神状态具有正确的引导作用。

长期以来,“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名埋姓人”是贴在军工人身上的标签。其实,他们为国家为民族的进步默默奉献,随着时间的推移一部分人渐渐老去,一些历史也慢慢消失。这部话剧讲述了这样的一群科研专家,把他们的精神财富挖掘出来,激励后人去传承去效仿。

勿忘初心,方得始终,执着探索,坚守梦想,这是一代军工人的写照。陕西是军工大省,历次国庆阅兵所展示的新式武器大多由陕西省制造。话剧是陕西作家阿莹以自己在兵工企业20余年的工作经历为蓝本,向世人展示军工事业的研制步骤和细节,传递着来自几代军工工人深沉而凝重的情感力量,当你能够读懂他们眼里的泪光,也许就能更加理解“爱国”的含义和力量。

芒种日向劳动者致敬

□春草

寒逝春去又骄阳,

八三雨后天稍黄。

银镰飞闪忙收割,

豆珠滴土粮入仓。

注:农谚,麦收八十三场雨。

墙上的旧钟表

□月亮红

三间破瓦房的老家

大半年前,已经人去屋空

土墙上布满灰尘的那只钟表

指针还在按自己的节奏走动

曾经,母亲每天看着它

准时收看天气预报

在父亲早晚收工回家前

把简单的饭菜做好

父亲,则从不看它

日头一出就下地

或上山干活

他的钟表挂在天上

现在,我们都走了

就连养了多年,仍把我

当陌生人拒之门外的老黄狗

也无奈送给了别人

钟表却被孤零零丢在这儿

它要走到何时

走给谁看呢

是门后和墙角那些蜘蛛吗

我想精于八卦的蜘蛛

也许根本不需要



书法 魏运生

母亲是一本书

□柯贤会

在色彩斑斓的生命之旅中,我已走过四十多个春秋,如果你要问我在这段时光里读到最好的“书”是什么?我会毫不犹豫地说是“母亲”,因为这本书里写满了人生哲理。

我的母亲是一个勤劳朴实的劳动妇女,在别人眼中,她也许很平凡、很普通,但在我眼里,她是独一无二、无可比拟的。

母亲有一双弯曲变形的手,老茧纵横、裂纹密布、枯黄干燥,手背那一条条显眼的青筋如同一行行凸起的文字,诉说着沧桑岁月。就是这双手,养育我们生命、呵护我们成长,让母亲成为种地能手、做饭好手。在我心里始终觉得母亲的手是世界上最美的手,因为,这双手写出了“勤劳能干”和“家庭幸福”。

母亲为人和善,心地善良。一天,上小学的我刚回家,看到一个衣衫褴褛的妇女抱着一个两三岁的男孩站在门口“要饭”,我很不耐烦地推了推那妇女说:“你们到别的地方去吧,我们也吃不饱,怎么会有东西给你呢?”没想到正好被母亲看到,她跑过来用责备的口吻对我说:“你不能这样,小孩子要有良好的德行,人家是遇到了难处才上门来的。”说完,母亲就跑到屋里,从柜子里舀了一大葫芦瓢麦子,倒在妇女提的布袋子里,事后,妈妈教育我们说:“人要与人为善,多帮助和接济有困难的人。”母亲教会了我们“扶危济困”的美德。

母亲勤劳淳朴,勤俭持家。一块破布,一件旧家具,一截线头,甚至一个用过的塑料袋都舍不得扔。母亲对于吃从不讲究,常常是能省则省。母亲性格开朗,从不小肚鸡肠,也从不对他人恶语相向。她朴实大方,待人总是和蔼可亲,无论在哪儿都可以看到她灿烂的笑容,听到她爽朗的笑声,吃一点小亏,起点小争议,她从不放在心里,再苦再累,她也从不抱怨。

我们老家在一个大院子里,住着刘、程、柯、黄、张等人家,房连房户挨户,难免产生矛盾纠纷,有时候邻居会吵起来,甚至打起来,每当这时,母亲都会第一时间上去劝阻架架,常常被愤怒的邻居“误伤”,母亲毫不在乎,只要平息了事态劝和了邻居,母亲心里都会很高兴。此时,母亲的书页里写的是“与人为善”的道理。

父亲去世的时候,我和弟弟还在上学,妹妹已经出嫁了,家里只剩母亲和奶奶两个人,生活的重担全部落在了母亲肩上,母亲走到了人生最艰难的时期。但是母亲没有怨言,也没有被困难打倒,她一个人种了七个人的土地,放牛养猪,操持家务,让我们顺利完成学业,还要照料八十多岁瘫痪在床的奶奶,俗话说“久病床前无孝子”,可母亲尽心尽意照顾奶奶长达十多年,端吃端喝,穿衣洗漱,直到奶奶去世。在这里,我读到了母亲的“坚韧顽强”和“耐心孝顺”。

后来,我们兄妹相继成家立业,日子越过越好,不想让劳累了一辈子的母亲种地了,多次劝说才把母亲接到我们身边,但是劳作惯了,母亲依然闲不下来,天天为我们做饭、洗衣服、打扫卫生,把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还把我家后面的一块空地开发成菜园和花园,让我们享受到家的温暖和生活的幸福。

母亲今年已经七十一岁,头发全白,牙齿快掉完了,饭量也减少了,我知道母亲这本书已经进入收尾阶段,我唯一能做的就是陪母亲多坐坐,听她说说话,买点她能吃的东西,让她多享受一点幸福美好的老年时光,以免留下遗憾。

母亲没有进过一天学堂门,但是她用言传身教写的这本书,里面写满了孝心、善良、勤劳、朴实、奉献,蕴含了无尽的哲理,我一辈子也读不完……



凤舞渭河

王来江 摄

陕南的五月

□李永明

“快黄快割”“快黄快割”鸟叫声躁动了陕南安康的五月,陕南的大忙季节在躁动中开始了。

南边的凤凰山脉,北方的牛山山脉夹出了陕南川道,汉江的最大支流月河从川道流过,流出了一派多姿的江南风韵。金色五月的麦田,狂野地摆在月河两岸,黄浪和着绿色的月河一起翻滚,“开镰啰!”立在黄浪头的老农一声吼,“沙沙沙”的镰刀声、“哗哗啦啦”的麦倒声奏出丰收的乐章。

晒太阳、灌浆,再接点雨,麦穗就是陕南的娃,撒欢似的猛窜猛长,一天一个样。晨,麦芒上顶着晶莹的露珠,阳光下站立着一田佩戴珍珠的娃娃,风吹着,露珠渐次掉落,跳起了动人的绿衣舞,旋转着、舞动着、起伏着,为陕南丰收的主题拉开了序幕。

五月,麦田开始上色,浅绿加入了浅黄变成深黄,饱满的麦穗弯下了成熟的头等待收割,这时杜鹃从空中飞过,发布“快黄快割”的指令,陕南人就开始准备收割了。

清晨,趁着凉爽,拎起镰刀奔向麦地,麦田一眼望不到头,只听见“唻唻唻”的声音,麦子摇晃着,须臾工夫,摞倒一大片,田野变成一行行排列的诗,摘下草帽,立在诗旁的老农,把诗翻译成一曲陕南老调。“割麦麦,吃馍馍。互换工,来推磨。麦入仓,心不慌,农口夺食呀喜洋洋。”老农对着天空唱,唱过瘾了,拎起老壶,“咕咚咕咚”喝起陕南绿茶来,抹一抹嘴角,弯腰又开始收割。

太阳一竹竿高了,地里的麦子摞倒了一大半。这时,家里人送来了早餐,一声招呼:“丢下镰刀,喂脑壳来。”

“哈哈,你个丑婆娘,吃饭就吃饭,叫啥喂脑壳?”话刚说完,家里人就把饭盛好了,油饼拌汤,蒸馍和稀饭,一碟酸豇豆和泡大蒜爽口润心,吃得有滋有味。男人立在田头吃饭,女人立在男人后面给他摘身上的麦芒。爱吃酒的男人,女人就捎来一壶包谷酒、稠酒或黄酒,这时候,有酒的男人举高壶,摇得“哗啦啦”响,招呼着田里的其他男人来喝上几口,推辞不得,就涌了过来,分次接过酒壶“咕咚咕咚”大喝几口,连声说:“好酒好酒!”乐得送酒的家里人笑得咧开嘴。

割完麦子就开始插秧了,陕南人最讲究抓节令,耽误一节就误一年,时令是赔不起的。

插秧开始了,厚道的陕南人兴的就是互相帮忙,男女老少一起上,拔秧苗的拔秧苗,插秧的插秧,水田里人头攒动,不到一袋烟工夫,一块水田便“上午一片黄,下午一片绿”了。农忙季节,“早一响不一样”,村子里几乎看不到闲人,更是忙坏了女人们,她们既要干活,还要抽时间做饭。收工了,吃饭了,这是农人们一天最热闹、最惬意的事情,他们相聚一起,七碟八碗的农家菜,大碗喝酒,家里人时不时把一块肉迅速夹给乡亲们,划拳声不绝于耳,餐桌上相互开着玩笑,相互敬酒劝酒,笑声和骂声爽朗质朴,厚道实在。

女人们醉了,醉了的陕南女子最好看;汉子们醉了,醉了的陕南汉子最豪放;夕阳醉了,醉了的陕南夕阳最璀璨;夜醉了,醉了的陕南夜最安详。

大桥下

□杨青梅

大桥是一座立交桥,矗立于这座古城东边的一个十字路口。桥下车流如潮,南来北往。

在来往的人流中,却有一些人是相对静止的。男的、女的,年轻的、年老的,他们或站或蹲或席地而坐于街边路沿,前面摆放着电钻、凿子、瓦刀、管钳或清洁工具等。

每当有行人路过时,他们会不约而同将东张西望的目光收回,充满希望地投向行人,再遗憾地望着行人走远。

记得第一次走过这里时,见这一堆人和地上随处可见的烟头,路东边围墙下一排停放的小货车后面,还散发出一阵刺鼻的怪味。很诧异这里的环境,怎么与这个文明古城、卫生城市如此不协调呢?只能使劲屏住呼吸,快步走过。

渐渐走得多了,知道了他们是一群民工,来自其他地方的城镇乡村,背井离乡在这个城市谋生计。

清晨,是他们“生意”最好的时候。周围需要用工的单位或个人会一大早来这里,挑选他们中意的人力对象。只见那些人被选中后,立即起身拿起工具,满脸欢喜又尽量压住喜悦,对身旁的同伴道别后,就随用工方走了。

随着太阳渐渐升高,人越来越少。到中午时,还一直在等待的人们,有些烦躁不安。馒头、凉皮、方便面,大家在路边胡乱吃点,再喝点随身带的水,经过这匆匆一阵休整后,大家情绪明显好转。有时候下午,一些用工方在完不成当天任务时,会选择增加人手。到五六点时,是陪读家长的会先离开。晚上用工总是很少的,随着暮色渐渐加深,不再存希望的人们才陆续离开。

后来因为一件事,使我近距离接触了这些人。那次,下水道堵了,卫生间满地板的水,手足无措中,突然想起大桥下就有通下水道的工人吗?我刚到桥下边,他们立即围了过来,给他们讲了具体状

况。“这咱弄不了,这得要专业人员。”人群很快散去了几个。

大伙给我推荐有个谢师傅专修下水道。说话间,旁边已有人打起电话。一会儿,一位身着旧迷彩服,退伍军人模样的人骑摩托车过来。他问了堵的状况后,让我稍等会,他要回去取钻头,不一次清理好稍不注意又会堵。期间,又有一些刚来不明情况的人过来问我需要工人不,其他人便接话,“人家跟谢师傅都说好了。”他们便退一旁另等活去了。

七八分钟后,谢师傅带着工具箱来了。到家,他从小袋取出鞋套套上,然后打开工具箱开始操作,没多久下水道就疏通好了。他又接了一盆水倒进去,看水很快落下去后,才收拾工具。我突然想起厕所冲水也有一些问题,当时让物业的水工修理,他说冲水浮子坏了他修不了,要买个新的换上。因为我经常在这个城市,对周围很陌生,也不知道哪里有卖这

种东西的店,就一直将就着。谢师傅揭开盖子看了下,说不需要买新的,小问题收拾下就好。说完他又一阵拉上放下,试了几次直到再无问题,他才再次收拾起工具箱。可是当我给他付钱时,他却只收了通下水道的钱。

后来,从车站绕小区后面有一路公交车开通。大桥下,已不再是我的必经之路。几个月后的一个早晨,我竟有一种想去大桥下看看的冲动,想看看是否还有人在大桥下等活。

他们都还在,一排排整齐摆放的摩托车,车前是写着木工、电钻、修下水管道等醒目的红底黄字的牌子。路边还多了一些垃圾桶,清洁工师傅正拿着水管冲东边小货车后的地面。

如果有一天,在这大桥旁边,能划一片地方,为他们建一座休息厅,有洗手间、有开水供应,让他们不再风吹日晒、席地而坐就好了。